

想念母亲



新华社发

高宏伟
2005年7月23日,农历六月十八,这是一个令我肝肠寸断、难以忘怀的悲痛日子。

在五常市医院,寂静的病房里,81岁高龄的母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吊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顺着滴管流进母亲干瘪的血管中……医生、护士隔一会儿,就来检查一下母亲心脏跳动的情况,量量血压,试试体温,研究治疗方案,抢救病危的母亲……

我坐在病床前,紧紧攥着母亲那僵硬的手,望着呼吸微弱、已经不省人事的母亲,心里异常痛苦。她那苍白的面孔,骨瘦如柴的身躯,在我泪眼模糊的视线里依然是那样的清晰、慈祥、可亲。此刻,我脑海里蓦然地产生一种奇特幻觉,医生妙手回春,药物突发奇效,使母亲奇迹般地昏迷中清醒过来,睁开她的双眼,微笑着对儿孙们说,“我好了,咱们回家吧……”

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,住在五常市里。今年以来,母亲身体比较虚弱,老年病频发。5月,妹妹把母亲接到了她家。妹夫是县中医院大夫,住院吃药都比较及时,也方便护理。在端午节前夕,母亲突发轻微脑出血,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,病情得到控制,并渐渐好转。自己也能坐起来吃饭、看电视了。母亲是极刚强的人,她始终坚持走路锻炼身体,很怕一旦卧床不起给儿孙们添麻烦。由于母亲的坚持,身体恢复得很快,也能走路逛街

了,每天还去老年秧歌队扭秧歌。

母亲是呼兰女高毕业的,有文化,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名贤集》等倒背如流。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讲古书,讲《包公案》、《岳飞传》,讲北京故宫、天坛、颐和园,栩栩如生,就好像她老人家参观游览过似的,其实母亲讲的都是从书本里学的,一生中没走出过方圆500公里的圈。

母亲特别重视孩子的学习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实属不易。她常说,“多读书,读好书,人才能聪明,遇到什么事都能看得开,不钻牛角尖。”我上小学时,母亲每天晚上无论多忙多累,都教我识字背课文。老师才讲十几课,全书我都背会了。在小学三年级时,母亲和父亲商量,给我订了一份《中国少年报》,当时我们学校才有一份《中国少年报》,加上我订的那份,才两份,同学们羡慕不已。

母亲心灵手巧,会裁剪,会缝制。我小的时候,一样的穿戴和同学都不一样,一年四季衣服都穿得干净合体。那时,我头上戴的到脚上穿的,

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,尤其是鞋,邻居家的阿姨,都找母亲要鞋样子,有时母亲还亲自给做,阿姨们都夸母亲。

母亲勤俭持家。60年代,家家生活都比较困难,饮食很单一。每天吃的就是小米饭、蘸酱菜。剩下的饭我们都不愿意吃,母亲就抓一把面粉,掺上剩下的饭,烙饼做疙瘩汤,还给起个名叫“珍珠饼”“珍珠汤”。所以,我家从来不吃剩饭,也没有饭馊了扔掉的问题。有一次在学校和同学闹,把我上衣扯了个大口子,不能穿了,母亲就找出一块准备打格稍用的布条,在衣服里面贴在撕坏的口子上,用缝纫机补好。袜子破了,母亲自己做了一个补袜板,及时把破袜子补好。

母亲热爱生活。小时候我家住的是土坯房,从外面看,和屯里其他人家的住房没有什么两样,一进屋就不同了。母亲爱干净,每年都把屋内四面墙用白云灰刷得洁白,还吊个纸棚,墙上贴着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大战金兀术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年画,赏心悦目。小时候有时玩累了,在被上画张

“地图”,母亲马上把“地图”被拆洗干净,绝不过夜。那年代,农村家家都有被垛,我家被垛在村里出名,母亲不管多累,总是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,四棱见线儿,美观好看,街坊邻居都赞不绝口。母亲爱养花,她栽的花大多都是月季,花开时节,五彩缤纷,蛇紫嫣红。母亲讲卫生,锅碗瓢盆儿干净整洁,就连抹布都洗出本色,每到中午,母亲准备炒土豆丝儿,她把土豆削了皮,洗干净,放在竹盘里,盖上纱布,看着都有食欲。

母亲宽以待人,严于律己。遇到什么事都先想自己哪儿没做好,她的口头禅是“君子无德怨自修”。我从小到大,从学校到工作岗位,有时心有不顺和不满,母亲都说,“什么时候都要先看别人的优点、长处,先从自身上找原因,不能总怨天尤人,君子无德怨自修”。

时间一秒一秒地慢慢过去,奇迹没有出现,输液管中的药液一滴一滴慢,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永远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人世间,走完了她艰辛的人生旅程。此刻,正是下午两点二十分整。母亲与世长辞,儿孙们肝肠欲断,我的心像被刀子刺穿一样,疼痛不已,泪水纵横,心底在呼唤:“娘啊,您不要走!”

此时,外面的天空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,伴随着滚动的雷鸣,哗哗啦啦地下起了雨。天亦有情,洒泪为母亲送行……

冬至又至

张猛

早晨六点多,窗外还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中,灰蓝天幕上挂着一弯银白而瘦弱的下弦月,这一天是冬至。

此时的呼兰河好像突然消失了,眼前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白得刺眼的路,远方遥不可及。看不见河在哪,脚下只有雪,仿佛全世界的雪都落在这。如果赶上放假,小城附近的河面就变成游乐场。从大坝上坐着滑雪圈呼啸而下的孩子,拖着爬犁转圈跑的汽车,抽柴的,滑冰的,以及领着小狗出来溜达的闲人……热热闹闹。

沿河向更远处走,慢慢就安静下来。走着走着,远远能看见一根根黝黑的木棍立在那里,笔直,坚挺,伸向苍穹,在无边白雪之上格外醒目,好像某种古老的符号,有不为人知的寓意。

那是打鱼人做的记号,每根木棍旁边都有一个冰窟窿,网就从这里下去。这叫我不禁想起纪录片中遥远的异国海岸,那些立于波涛之中的木杆上竟然端坐着垂钓的土著。风起浪涌,他们却气定神闲,纹丝不动。

如果幸运,还能遇见起网的。他们都穿戴臃肿,狗皮帽子,大头鞋,橡胶手套,有的还穿着套住整个小腿的棉靴子。拉爬犁,扛冰穿,凿窟窿,在冰天雪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一说话,嘴里冒着白气。

一百多米长的挂网老实实在藏在冰下,横贯整条河。起网时,两头冰窟窿凿

开,用几米长钩子把网拖上来,把坠网的砖解开,脚下垫块塑料布,出水的网就落在上面,否则很快就粘到雪上。

起网是力气活,两只胳膊轮着往后倒,丝丝缕缕的网一点点露出水面,缭绕着热气,转眼就消失了。起网很慢,一边拽,一边抖,抖掉裹着的泥沙,抖开纠缠起来的网。河水四溅,簌簌落到雪上。

有鱼就摘下来,搬到一边,蹦跶几下就不动了。碰到癞蛤蟆,也直接扔到雪上,有的四爪朝天,很快就凝固了。如果挂着大鱼,出水时扑扑腾腾的,很有劲儿,得赶紧伸出胳膊,抱到一旁。扔进盆里也不老实,过好一阵,还张着腮,扭着身子,把盆拱得直动。

打鱼是运气。有时一网挂不了几条,有时能整一大盆。够斤的鲢子、鲤鱼、鲫鱼、嘎嘴子鱼都有,或许还能碰到牛尾巴、季花鱼,最难得一见的当属鳌花,就是传说中的“三花五罗”。打鱼的说,够大的鳌花一斤能卖到一百。

小时候,我对冬至最初印象,只是这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。许多年前的严冬,我奶奶就端坐在那些长得仿佛没有边际的寒夜尽头,腿脚插进被褥底下,吸收一点儿来自火炕残存的余温。

如果这时碰巧我起来撒尿,我奶奶伸手指西南方夜空,说,“三星”到了,意思是天快亮了。我奶奶是我们家唯一会夜观天象的人。多年以后,每当仰望星

空,找寻当年那三星的时候,我对奶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那时我们家还没闹钟,为了不耽误我吃饭上学,我奶奶只要醒了就不敢再睡。无声无息坐在我身旁,也不点灯,只是抽烟,等着天亮。她身体前后不停摇晃着,像不知疲倦的钟摆。

在黎明前漆黑一片的屋子里,我奶奶那杆又细又长的大烟袋冒着烟,烟我看不见,烟袋锅里一点亮光如同夜空中的星星,明明灭灭地闪着。

冬至这一天,我和父亲没吃饺子,吃的是苞米面片儿。这是属于我们家的饭,我断断续续吃了几十年。我吃过的苞米面片儿出自两个人之手,一个是我奶奶,另一个是我父亲。

为确保面片儿粗糙又不失细腻劲道,要掺些许白面和粉面子(土豆淀粉),做成手掌大小面饼,切成筷子尖厚薄的片儿,再下到已经炆好汤的锅里,撒上秋天储藏的窖里新鲜碧绿的白菜。从前,我奶奶切面用的是拒盖板,放在铁锅里,菜刀在拒盖板上起起落落,发出均匀而轻微的响声,在缭绕而起源源不断的白气中,我奶奶腾云驾雾的样子宛如神仙。

而现在,父亲切面,拒盖板变成菜刀。面就放在刀上,父亲再用另一把刀切,那滑稽的样子像是要杂技,又像抹墙。只是头顶的油烟机轰鸣作响,再也看不见那些神秘遥远的白气了。

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,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;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,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;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,家中老人寿辰,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,留作纪念哟!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,那就快快参与吧!投稿邮箱:shbxy@163.com(注: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,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行号)



这个周末精彩飞扬

龙江“心吃、心购、心玩”推荐榜发布

今冬哈尔滨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超220%

“欢腾亚冬 嗨购龙江”十三市地促消费活动启动

青春面孔 松花江冰面上赛龙舟

太阳岛雪博会开辟戏雪区

全省推近百场跨年文旅盛宴

快闪+巡游 冰雪暖冬大使为“尔滨”代言



哈尔滨天气预报	29日	日夜	晴	-11℃	东南风2-3级
	30日	日夜	阴有小雪	-9℃	东北风2-3级
	31日	日夜	晴	-18℃	西北风2-3级

02
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报料热线

4种报料方式

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

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